

夏季 最燦爛的註腳

阿勃勒

阿勃勒的盛粧演出，實是夏季的一件大事。它那透明金黃的花朶，一長串一長串的從枝桠間懸垂下來，其亮麗和聲勢只能用「驚人」二字形容。花開時，全樹像極了掛滿風鈴的棚架，金黃斑斕，尤其和風吹拂，那種陽光和花影交織變化的畫面，簡直令人屏息凝神，也彷彿聽見了若有似無的水晶風鈴聲。阿勃勒行道樹並不多見，台北市在基隆路靠近台大宿舍一帶有一小段栽培，新公園的露天音樂台後面也有幾棵，其他在師大、台中東海大學、嘉義農專校園均有零星栽植。

滿樹繁華的阿勃勒是夏季最美麗的註腳



走過形形色色的台灣街道，我一直期待一種樹有朝一日會受到有關單位的垂憐，希望它以優雅的姿態站立路旁，向我們展現它的美麗與絢爛；可惜的是，這個願望到目前為止都沒有實現。

後來我仔細的想想，也許它繁花期的落葉、落花和果莢將成為掃路人的嚴重負荷，這樣一己一意地放縱自我的想法，可能將殃及他人，每想到此，便將念頭打住。但每當季節慢慢推移至初夏時分，這個害人不淺的念頭又蠢蠢欲動起來，甚至有愈演愈烈的趨勢。

在我接觸植物的緣起裡，極多數是來自童年時光，當然也有極大部分來自學習，只有這種植物是在我青澀的中學時期涉入，其影響之深遠，至今回想仍覺得莫名。其實我現在要談的樹，在本省的街道上並不多見，但只要選對了季節，只要您不經意的經過它的身邊，相信一定會留下深刻的印象；然而多數人對它的名字並不十分熟悉，它的名字叫做——阿勃勒。

初遇阿勃勒

我生平第一次接觸到阿勃勒，是在中學時的一次郊遊裡，那時校園時興男生邀女生去戶外郊遊，我想這股風潮大概也沒變多少，只是動作上更為直接而已。那次我們旅遊的地點是員林的百葉山，與其說山倒不如說是小丘來得恰當些。在拾階而上的過程中，我的目光竟被它完全吸引住了，頓時傻呼呼的怔在現場。在

這之前，我從來沒有發覺樹可以這麼漂亮，而且這麼清淨脫塵。事後想想，一定是當時的光線、季節、環境的巧合搭配，才使我當場“嚇”呆了。當時的那棵阿勃勒，恰好立在階梯旁的空地，背景是青瓦紅牆的寺院，陽光由後方斜穿照射而下，滿樹金黃晶瑩剔透的花串，隨著微風輕輕搖盪著，此時寺院的鐘聲又適巧響起，難怪一剎那間，自己彷彿置



阿勃勒花序在陽光下更是晶瑩剔透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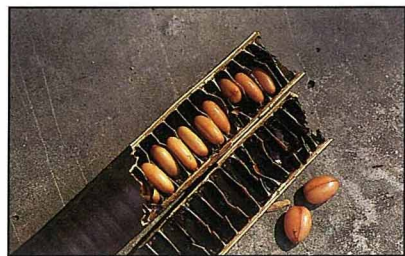
身仙境，甚至懷疑自己是否尚在人間？當然這樣的經驗也是唯一一次而已，以後再怎麼觀賞阿勃勒，其美麗和燦爛一樣動人，但不再升起仙境的覺受，感覺上實際多了。

「阿勃勒」很明顯是個翻譯的名字，本島雖然1645年曾有荷蘭人引入，後來日本人柳本通義氏於1903年再度由印度引入本省。但事實上阿勃勒在中國的栽培卻已有一千一年左右的歷史，最早是由西域經絲路引進中國，起初當成藥用植物栽培，近代才逐漸演變成庭園觀賞花木，可惜仍未見風行。。

憑良心而言，阿勃勒除了盛花期十分美麗之外，其餘季節的表現委實乏善可陳。新葉雖然透明嫩翠，但也只是驚鴻一瞥，尤其在花朵萌發，老葉逐漸褐化衰竭，再加上果莢高高低低的凌亂懸著，如果不是很喜欢植物的人，實在很難認同這種美感。

阿勃勒的種子在古代被運用在熱病、痰火、殺蟲、舒通經絡和小兒疳氣的治療上，同時也是

一種止痛輕瀉劑；但如果煎熬時間加長，反而又有收斂的作用。在我國的古籍「酉陽雜俎」「本草綱目」均有記載，以前稱呼為「波斯皂莢」或「波羅門皂莢」，也有由當地的語音而直譯為「忽野磨默」或「阿梨」的稱謂，但今日多已不再使用，即使「阿勃勒」本身的知名度也不十分普及。



莢果與種子，是許多人喜歡蒐集的飾品。

黃金的盛宴

阿勃勃的美實在難以形容，經歷過衰竭褐化的老葉之後，花蕾和新芽會在初夏的時節中重新出發，那種突如其來的鮮明色彩，彷彿一場明亮的盛宴。不論它委身的地點是多麼的偏遠或不起眼，一定會很快懾奪人們的眼神，使人流連聆賞。

它的花為總狀花序，一長串一長串的從枝幹中懸垂下來，開的時候由基部逐漸往下，顏色是那種透明而晶瑩的金黃，每串長約30甚至60公分，其亮麗和聲勢只能用「驚人」來形容。花朵盛



嫩翠透明的新葉

開初期，老葉會掉個精光，因此全樹彷彿披上一件金黃斑斕的披風，又像極了掛滿了風鈴的棚架，尤其和風吹過時，那種陽光和花影交織變化的畫面，簡直令人屏息凝神，而且彷彿聽得見若有若無的水晶風鈴聲。

每年到了這個時節，我都開始期待，並且有意無意的經過阿勃勃栽植的地方，無非想再睹那種眩目的風華，如果可能，我甚至想坐在樹下仰望，透過光線和花的舞台，尋求一種類似酩酊的滿足。

盛花期同時也是果莢成熟的季節，由於果莢像極了短警棍，因此也有臘腸樹、牛角樹、豬腸豆、長果子樹和筒果決明的稱呼。賞花時也是撿拾果莢的最好時機。乾燥的果莢呈褐色而有光澤，在手中的質感很好。有一年我撿了二十幾根回去，一到辦公室馬上被同事要個精光，只剩下一根細小而發育不良的果莢，因為沒人要只好自己留做紀念。有些斷碎的果莢，我便敲碎取出如瓜子般的種子，洗淨晾乾後，放在玻璃瓶中觀賞，閒暇時拿來搖晃，傾聽種子的清脆聲也是一種享受。

阿勃勃的花期中，花和葉似乎追逐著輪流擔任主角，先是老葉再來是花，然後又是葉。一年中葉片的表現也以這個時候最美，因為新生的葉片是如此的嫩綠而潔淨，不像那些老葉又暗又蒙塵。花後會迅速結果，經過一年的孕育，然後在花期前後與老葉和落花一起殞落，如此週而復始展開四季的輪迴。

阿勃勃賞花之約

在我的印象中，很少看到整列壯觀的阿勃勃行道樹，即使被

栽培成行道樹，路段也並不長，而且很少見。台北市在基隆路靠近台大宿舍一帶有一小段栽培，師大、台中東海大學、嘉義農專校園均有零星種植。一般庭園由於一年中只有燦爛一段時日，因此較少變成主景樹，一般以搭配性栽培較多。台北新公園的露天音樂台後段有幾棵叢植的阿勃勃，遮蔭效果極佳，景觀也十分醒目，是比較容易就近觀賞之地。

阿勃勃是蘇木科的落葉性大喬木，株高可達20公尺以上，雖然引入台灣已有近百年的歷史，但一直沒有發現巨齡的老樹，也沒有數人合圍的巨木，除了時間的因素外，可能材質不耐強風和病蟲害多也有關聯。在我印象中看到的較大型阿勃勃，可能是栽植在台南縣的一個水庫邊，地名因時間久早已不復記憶，不知今日是否還存在？

台灣的夏季總是燥熱難捱，但阿勃勃和鳳凰木的盛粧演出卻是我期待的一件大事。一個鮮黃、一個嫣紅，先後燃燒人們的情緒，讓整個夏季的心情隨之亢奮起來。

阿勃勃的美雖然並不普遍，想要卻也不難，一般只需用實生法便可栽培，經過四、五年便趨成熟，植株在3公尺以上便開始開花，想來時間上還頗為經濟。但記得一定要栽培在陽光充足之地，陽光愈烈花開得愈璀璨，這點與鳳凰木不分軒輊。

親愛的朋友，盛夏又即將來臨，且將難耐的燥熱拋開，何妨尋找一些植物帶來的清涼，今年您與阿勃勃的賞花之約踐履了嗎？